



法斯特選集

奴隸起義

即“斯巴達克思”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法斯特選集

奴隸起義

葉維之 施咸榮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Howard Fast
SPARTACUS

奴 隸 起 義

著 者 法 斯 特
譯 者 葉 維 之 榮

書號.009 273頁 29開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工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根據文工紙型第一版（重印）

本版印數 4 000 冊

1-4 000

定價 18 3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文藝印刷製版所製版

永盛協印刷廠印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譯者序

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近來把讀阿庇恩關於羅馬內戰的著作當作晚間的消遣。……我看出斯巴達克思（Spartacus）是全部古代歷史中最輝煌的人物。是個偉大的將帥（不是個加里波的），品格高尚，是古代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者。」後來列寧也稱讚斯巴達克思是「約莫兩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隸起義中的一位最卓越的英雄。」這個偉大英雄所領導的偉大起義，就是霍華德·法斯特這部傑作的題材。

斯巴達克思是色雷斯人，羅馬角鬥士，於公元前七三年與色雷斯人及高盧人爲主的其他角鬥士若干人從加普亞（Capua）一所角鬥學校中逃出，盤踞於維蘇威火山，其他逃亡的奴隸也陸續加入他們的隊伍，擊潰加普亞駐軍及元老院派來的三千兵士，聲勢浩大，有一時期整個意大利南部皆歸其掌握。但響應斯巴達克思發召的

● Appian 羅馬歷史家。

● Garibaldi 十九世紀意大利愛國志士。

始終只是羅馬世界奴隸大眾的一小部分，斯巴達克思本想越過阿爾卑斯山回到自己的祖國，但其部下大多數都不願離開意大利。元老院派遣兩位執政官親自出征，均遭慘敗，大將克拉蘇(Craesus)遂奉命統率大軍，先鋒穆邁(Mummus)又為斯巴達克思所敗，但克拉蘇用最嚴厲的手段整飭軍隊的紀律，終使斯巴達克思不得不退到意大利南端的勃羅丁半島(Brutium)。斯巴達克思想坐海盜的船隻逃至西西里島，在那裏繼續半世紀前的奴隸戰爭，與海盜談判，不意竟為海盜所賣，選路被克拉蘇切斷，但終又率領自己軍隊的一部分逃出陷阱，衝到山嶽地帶，並一度擊潰克拉蘇的追兵。這時元老院又命大將龐培(Pompeii)與盧古魯(Lucullus)由西班牙及亞細亞回國幫助克拉蘇，斯巴達克思勢衰事危，在最後一次與克拉蘇交戰前，殺死戰馬，表示不逃走的決心，結果遂作壯烈犧牲。其部下數千人逃至山中，為龐培所殲滅，六千被擒的奴隸則被處以慘無人道的刑罰。

斯巴達克思的起義爲了種種歷史上的原因是必然不能成功的，然而不但四世紀後羅馬帝國以及羅馬帝國建立於其上的奴隸生產制度之崩潰以此爲先驅，從古至今一切爲自由的鬥爭也都在這個具體的例子中得到了象徵的表現。法斯特早已醉心於斯巴達克思的故事了，他這部小說中的一段會刊載於羣衆與主流雜誌一九五一年七月號，根據他的附記，他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就搜集材料，準備寫這部小說，到四月

間開始動筆，不久就因被反動頭子們投入監獄而中輟，同時又因美帝侵略戰爭之發生使他受了極深的影響，決定寫『最需要的東西』。他於出獄後以兩個月的工夫寫了皮克斯基爾 (Peckskill U. S. A.) 一書，斯巴達克思的故事雖未寫成，然而他不但沒有放棄他的計畫，反而更感覺到這故事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

「然而，」他說，「故事的形式改變了。創作過程是不易解釋的，在一架打字機前發生的只是創作過程的區區一部分。跟有些老式的菜肴一樣，一部有思想的書是要很長很長的時間去烹調的，而作者也必須至少把其中的某些成分在生活中體驗一番。爲了這個緣故，在今天的美國文學的寫作才成爲一種極傷腦筋，並且極危險的職業。

「在那個最初的偉大階級戰爭——以前也有過別的階級戰爭，可是沒有規模這麼大的——和隨後的一切時代之間，我開始看到了一種令人驚嘆的連續性。這兒有一座達到天上星辰的梯子，自從文明起始以來，人類就努力往上爬，一級也不短少。不過是我們的知識有空白的地方罷了。而今天，到了最後，經過了這麼些痛苦、災禍、患難、壓迫，這座梯子的目的地已經可以看見了。這個概念——這個認爲反抗壓迫的每一拳每一腳以及壓迫者的每一下鞭子都互相連結的概念——就成爲我所要寫的東西的主題。……

「最後，我決定開始了。也許把整個東西寫成得二十年的工夫，也許永不會有全部寫成的一天。那也沒有關係。也許我寫一點兒，別人再寫其餘的部分……我們也太靠近梯子的頂端了，還能爲了向一個由密蘇利(Missouri)來的小磁子表示敬意而擱筆嗎？」

斯巴達克思也就是這部很長的書的第一卷。「按字面上的，機械的意義講，這並不算什麼歷史。在那個時代——在較近的時代也是一樣——歷史是統治階級爲了統治階級的目的而寫的。斯巴達克思是誰，他是打什麼地方來的，我們幾乎一點也不知道。他所愛的人全被殺戮了，愛他的人全被殺戮了，跟他一同起義的人沒有一個留下與他有關的片紙隻字。」

「貴族羅馬的歷史家們，按照自己的見解和自己的需要把他加以改造了。我是試圖用屬於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的「歷史的邏輯」使他復活的。」

斯巴達克思寫成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版於同年十二月，在書套的廣告上，作者說：

「我所以寫這個故事，是因爲我認爲，對我們生活着的這個時代說來，這是個重要的故事。我這麼說，並不是機械地把古今的歷史看成同出一轍；而是因爲這樣

的一個故事可以給我們希望和力量——並且因為斯巴達克思不是爲人類的一個時代生活的，而是爲人類的一切時代生活的。我寫這個故事，爲的是使讀它的人得到希望和勇氣，而且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得到了希望和勇氣。……

「如果我自己對自己作品的意見是有價值的，那末，我就可以說，在我所寫的一切書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部。這是最難寫的一部，並且是在我一生最艱難的時期中寫的；但是到了寫完的時候，我就頗有一種心滿意足和做好了一件工作的感覺。」

明白了法斯特對於他的題材的看法和寫這部書的用意，我們就可以拋棄批評家的成見，而不至於要求他削足適履。

斯巴達克思的事蹟是永不會有人知道得很清楚的。歷史家根本不屑於記載奴隸的事蹟。『及至不能不把一個奴隸所做的事情當作歷史的一部分，這個歷史就由一個擁有奴隸、懼怕奴隸、憎恨奴隸的人寫下來。』傳到今天的，只有不多幾個當代人物零星片段的記載，並且往往互相矛盾。二千年前，能寫斯巴達克思的歷史的人都已釘在十字架上，二千年後，要想徵文考獻，恐怕也是徒勞無益。法斯特在考據方面所下的工夫也許是不夠的。他認爲斯巴達克思所領導的戰士在其最盛時期也不會超過四萬五千人，倘若的確有過當時一般人所想像的三十萬人之多，豈有不能

佔領羅馬之理？他又斷定斯巴達克思並不會使三百俘虜角鬥，為夥伴克利克薩斯（Crixus）復仇，像誣蔑他的羅馬歷史家所記載的那樣。這也許是全憑他自己的推測，然而要解釋斯巴達克思所領導的奴隸起義的真正意義，也必須用對於歷史的真相灼見來代替一切『謊言的記錄』。

法斯特在文學與現實中早已說過，『斯巴達克思和他所領導的奴隸的主要真理，並不在乎他本人對於那無可避免的命運的可憐的反抗，而在乎即使在那時候就把他和全人類最後的解放聯繫起來的那些線索。』在自由之途中，他使黑人吉第昂·傑克遜個人的鬥爭包含着全民族尙待實現的解放，而並不著眼於主角個人的犧牲。斯巴達克思的寫法也正是一樣，不過又把一個民族的解放擴大為全人類的解放罷了。全書以羅馬青年凱約等在阿庇亞大路上看見斯巴達克思失敗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奴隸們開始，而最後說到斯巴達克思的妻子樊梨妮獲得自由，母子二人在高盧農民間度日，結果小斯巴達克思也死於鬥爭，而『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鬥爭還繼續不斷』。這看來好像是畫蛇添足，其實是強調古今一切為自由鬥爭的薪盡火傳。

同時，作者也並未忽略這個故事的悲慘方面，因此才在第六部中極力描寫最後的角鬥士猶太人大衛（這是書中的一個虛構的人物）怎樣受慘無人道的刑罰，並且不避喧賓奪主之嫌，從頭至尾詳細敘述他在十字架上的回憶，這樣作者才能充分

發洩他對於統治階級的憤怒與仇恨。然而，在大衛的一生中，也有過一個希望的時期，他曾經從斯巴達克思得到了生命的秘密，而且，到了死前的一刹那，他回想起自己最後與斯巴達克思並肩作戰的時候，也因為知道他們永不會戰敗而毫無遺憾。『他高興的是，得在十字架上忍受這個最後的恥辱的是他，而不是斯巴達克思。』這個『十字架上的報告』中的這一句話是最意味深長的。

斯巴達克思不是一個悲劇，也不僅是一個紅鬍子、藍臉臉的英雄的故事。而作者也並未把這個階級鬥爭的不朽象徵寫成一個抽象的觀念。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還能比在第二部講斯巴達克思在努比亞金礦做工的一段中描寫得更好嗎？然而作者要在許多不同的水平上敘述他的故事，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描寫他的英雄。除了第三第四兩部中所講到的起義前後的事蹟以外，斯巴達克思的故事不是從他的朋友和敵人口中敘述出來的，就是在那些人心中回想起來的。斯巴達克思是個『塌鼻子，黑眼睛，臉上的神氣像綿羊』的人物，在羅馬女郎海麗娜的夢中，他又成了『古銅色皮膚，相貌堂堂』的巨人。對於大衛，他是『有耐性而聰明的奧德賽』；對於樊梨妮，他又是一個『單純的人』，『平常的人』。關於他的最後一戰，在第一部中克拉蘇形容他的『一股怒氣』，在第六部中大衛回想起他的『青春的歡樂』。越是『橫看成嶺側成峯』，越是顯出廬山的真面目。在許多地方，作者又彷彿是把斯巴達克

思寫得神龍隱現，然而表面上只見其一鱗一爪，實際上又無一字不是寫斯巴達克思。在薩拉利亞別墅聚會的那班羅馬人，全都談虎變色。『這所房屋裏到處都是斯巴達克思；沒人知道他的形容，他的狀貌，他的思想，他的風度，可是在這所房屋裏，他是無處不在的，在羅馬城裏，他也是無處不在的。』這樣描寫斯巴達克思對每一人的影響和每一人對斯巴達克思的態度，正使這個故事始終以斯巴達克思爲焦點，而說什麼這是『旁敲側擊』，也不過是皮相之談。

全書用倒敘的方法把斯巴達克思的故事寫得非常緊湊，而故事的背景是整個一個『建築在奴隸背上的社會』。斯巴達克思的起義，正反映着這個社會的種種矛盾。『連斯巴達克思也不是一個原因，而是對凱約說來很正常的東西的結果。』替奴隸制度辯護的哲學家西塞祿，也說斯巴達克思是羅馬人「最偉大的成就」。奴隸和奴隸的壓迫者，正是一個萬惡的社會的兩面。羅馬統治階級的暴虐荒淫與奴隸所受的壓迫都是不需要輕描淡寫的，書中描寫羅馬人的性慾關係的地方，因爲有許多變態的東西在那個社會裏面都正是「正常」的東西，不應認爲也是渲染過分。

在法斯特的筆下，羅馬人的墮落與奴隸的純潔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薩拉利亞別墅聚會一個晚上的這些人所以時時刻刻忘不了斯巴達克思，就是因爲斯巴達克思正是他們所不是的一切。』這是玩世不恭的政客革拉古所看得清清楚楚的。『家庭、

親族、體面、德性以及良善高尚的一切，都成了奴隸所保衛、奴隸所擁有的東西了——並不是因為他們良善高尚，而是因為他們的主人們已經把一切神聖的東西都移交給他們了。」

這些腐化墮落的羅馬人心中都有各種不同的衝突和矛盾，並且有幾分感覺到自我的命運。純潔的樊梨妮妮把他們生命中的「空虛的悲劇」反襯得格外明顯。她引起了別墅女主人朱麗亞的羨慕，生平未嘗過愛情滋味的老革拉古也爲了與克拉蘇爭奪這個女奴隸而自殺。但是他雖然知道愛慕樊梨妮妮，而對於萬惡的羅馬又始終戀戀不捨，他雖然能看到那個社會的漸漸崩潰，而又始終不能自拔，所以正是死不足惜。

這個社會的崩潰，也正象徵着今天以美帝爲首的反動力量的必將崩潰。「已經粉碎斯巴達克思——並且要再三粉碎斯巴達克思——的力量」是總有被斯巴達克思粉碎的一天的。在兩千年前，斯巴達克思就「突破了他的時代的束縛」，夢想到只有現代革命的工人階級能夠建立的「沒有奴隸，沒有主人，只有在和平友愛中生活着的人民」的自由社會。連革拉古聽樊梨妮妮對他講斯巴達克思的夢想以後，也不由得問他自己：「她給她兒子取名斯巴達克思，她兒子也會給自己的兒子取名斯巴達克思，多麼奴隸才會甘心做奴隸呢？」「奴隸反抗壓迫的戰爭，歷史中唯一正義

的戰爭」——用馬克思的說法。是不到最後勝利的一天不止的。到今天，在這個「解放全人類使其免於奴役、免於剝削、免於恐懼與飢餓」的時代，斯巴達克思的夢想的實現已經指日可待了。

無怪美國的大出版家都不肯出版法斯特的這部傑作。結果作者只好自己設法出版，而在出版方面幫他的忙的人，他至今還未敢宣布他們的姓名。

本書的翻譯由施威榮同志担任一部分，方能於此時完成。譯文中錯誤及欠妥處，歡迎讀者指正。

繼之 一九五三年九月

這部書是寫給我女孩子萊徹爾男孩子仲那坦看的。講的是生活在很久以前，而名字始終沒有被人忘記的男女勇士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英雄們珍愛自由與人類的尊嚴，他們的爲人是高尚而值得欽佩的。我寫這個故事，目的是使讀這個故事的，我的孩子們和別的人們，可以有力量去應付我們自己的風雨漂搖的未來，可以從事於反抗壓迫與暴虐的鬥爭——好使斯巴達克思的理想可以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實現。

內 容 提 要

斯巴達克思是約兩千年前羅馬最大一次奴隸起義中的一位最卓越的英雄。在許多年間，完全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彷彿萬能的羅馬帝國，經常受到在斯巴達克思領導下的武裝和集合起來並組織有一支強大軍隊的奴隸大規模起義的震撼和打擊。（列寧語）本書用生動而嚴謹的藝術筆法，寫出了這個「全部古代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的故事」。（馬克思語）作者的目的是給我們希望和勇氣，使斯巴達克思的理想——人類的解放——可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實現。



Donald Parst

奴

隸

起

義

卽「斯巴達克思」

（這故事發生在公元前七十二年）